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诗经选

余冠英注译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诗 经 选

余 冠 英 注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书名题签：沈尹默

诗经选  
Shijing 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196,000 开本850×115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9 $\frac{3}{4}$  插页2

1956年1月北京第1版

1979年10月北京第2版

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2,800

ISBN 7-02-000509-8/I·510 定价 3.25 元

## 前　　言

---

祖国的文学遗产使我们感到自豪，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而且因为它丰富灿烂，有优秀的传统。我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的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。

《诗经》里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造。《诗经》以外的“逸诗”往往是些零章断句，又多伪托，远不如《诗经》里的作品重要。

这些作品，积累到三百零五篇，编定成一部总集，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。《左传》所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，鲁国为季札所歌各国风诗的次第，和今本《诗经》是相同的。而“诗三百”一语不止一次出于孔子之口，见于《论语》书中。可见在孔子时代《诗经》里的篇数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。季札观乐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，正当孔子的幼年。文学史家假定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《诗经》通行本，是可信的。至于《诗经》这个名称，当然起于这部总集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后。我们现在仍叫这部书为《诗经》，不过是依照习惯，沿用旧称，并非将它看做“圣贤”的著作，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诗歌总集有

何区别。

《诗经》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。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。风是各地方的乐调，“国风”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。古人说“秦风”、“魏风”、“郑风”如同今人说“陕西调”、“山西调”、“河南调”。“风”字的意思就是声调。

《诗经》有十五国风。其中邶、鄘、卫三风实际都是卫国一国的风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都是“南国”之风。这里所谓“南国”泛指洛阳以南直到江、汉的广大地域。全部风诗产生的地域不出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及湖北北部。

雅是正的意思，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作雅乐，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。雅字也就是“夏”字，也许原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。雅乐又分为大雅、小雅两个部分。“大”“小”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。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，无所谓大小，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，便叫旧的为大雅，新的为小雅。《诗经》里的《大雅》全部产生于西周，《小雅》里兼有东周的诗。

《颂》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。近人王国维《说周颂》道：“颂之声较风雅为缓”，因为颂诗多无韵，不分章，篇制短小，而根据《仪礼》知道奏一首颂的时间是很长的，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声缓来解释。声缓可能是颂乐的一个特点。清人阮元《释颂》说颂字就是“容”字，容就是“样子”，颂乐是连歌带舞的，舞就有种种样子，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叫做颂。这一说近人采取的比较多，但是颂中虽有舞曲，其全部是否为舞曲尚无从证明。所以阮说只是可供参考的一种假说。（容字也有舒缓的意义，读颂为容，可以助成王说。）

颂诗分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、《鲁颂》。《商颂》大约是前八、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，《鲁颂》是前七世纪鲁国的诗，体裁风格受了《风》《雅》的影响，和《周颂》不同。

综上所说，风、雅、颂是音乐上的分类。《墨子·公孟篇》道：“儒者诵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道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《诗经》和音乐关系密切，是无可怀疑的。

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，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。歌谣的采集方法，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。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说：“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于太师，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。”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“行人”之官。何休《公羊传注》却说：“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民间采诗。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子。”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。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的想象，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。汉人所想象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，但我们以为各国的诗歌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，更可能由于诸侯的进献。《论语》和《左传》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，诸侯进献土乐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有的事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：“郑人赂晋侯（晋悼公）以师悝、师触、师蠲（三人都是郑国的乐师），歌钟二肆（三十六钟），及其镈磬，女乐二八（女子能奏乐者十六人）。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。”晋国是诸侯盟长的地位，可以得郑国赠送音乐，以周天子的地位，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希有的事。从上引这段记

载，更可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。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官儿和专家，他们以歌诗诵诗为职业。他们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，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。这些人除了被送给别国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别国去，如《论语·微子》篇记载着鲁国的“太师挚适齐。亚饭干适楚。三饭缭适蔡。四饭缺适秦。……”挚、干、缭、缺都是乐人的名字。乐师们往来于列国，就帮助了各国乐章的传播，他们聚集到王廷，也就使得各国的歌诗汇集于王廷了。

贵族制作的诗，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，或是为了典礼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周厉王“得卫巫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”。邵公谏道：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……”《晋语》六记范文子的话，也提到“在列者献诗”。《毛诗·卷阿传》也说：“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”。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献上去的诗都是为了“陈志”，陈志不外讽谏和颂美。此外，遇有祭祀、出兵、打猎、宫室落成等事，往往要奏乐唱诗，这类典礼的诗大概出于天子左右的巫、祝、瞽、史之手。

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。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诗乐为先，而掌教者就是乐官。《周礼·春官太师》：“太师掌六律六同……教六诗，曰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。”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，“春诵夏弦，大师诏之瞽宗。”这些话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，他们是诗学老师。到孔子时代，学术、教育出于私门，仍然以诗为教学的重要科目。

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，诗和礼乐不能分，礼

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。除了上文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，典礼要用诗而外，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，其作用几乎等于语言的一部分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说：“以乐语教国子：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”，这便是以歌辞来表达情意。《荀子·乐论》道：“君子以钟鼓道志”，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“乐语”来表达情意。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很古，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通情感的。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。古时贵族阶级借诗言志，在外交场合尤其不可少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记载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，有时只是酬酢，有时完全借诗句办交涉。例如《左传·文公十三年》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棐地，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，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。在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《小雅·鸿雁》这篇诗，取这诗第一章侯伯哀恤鳏寡，劬劳于野的意思，暗示需要鲁国哀恤，代郑国往晋国关说。鲁大夫季文子答赋的诗是《小雅·四月》，取首章行役踰时，思归祭祀的意思，表示拒绝。子家又赋《鄘风·载驰》的第四章，取其小国有急难，盼望大国援助的意思。季文子又答赋《小雅·采薇》的第四章，取其“岂政定居”的意思，表示允许为郑国奔走。这一场交涉，两方全借赋诗示意。从这类的记载可以知道春秋时贵族阶级学诗的用处。孔子是强调学诗的，他说：“不学诗无以言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又说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这是说学诗除了帮助言语还有更广泛的用途。

孔门重诗学，孔子以后的儒者也都讽诵和弦歌“诗三百”，

他们谈道说理也常常引诗为证。对于诗的解释也有所传授。他们用诗说诗也和赋诗一样，是断章取义的，他们对于诗义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。不过他们对于“诗三百”本文的记诵保存是有功的。否则在诗乐分离之后，这些作品会不会散失，能不能流传，是很成问题的。

## 二

《周颂》产生于西周前半，《大雅》中从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诗都有。这两部分的诗在《诗经》中时代较早，性质相近。《周颂》多属祭祀诗，《大雅》里也有不少祭祀诗，《周颂》里多数是周人歌颂祖先的诗，《大雅》里也不少。一般地说，这些诗的艺术价值远不如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，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篇章。《周颂》里春夏祈谷、秋冬报赛的祭歌往往陈述农功，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比较细致的描写，如《载芟》篇开端九句：

载芟载柞，其耕泽泽。千耦其耘，徂隰徂畛。侯主侯伯，侯亚侯旅，侯强侯以。有渰其儘，思媚其妇。

这是说除去草木，将土耕得散松松地。上千对的人一齐耘田，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。父、子、兄、弟，一个个筋强力壮，劲头儿挺足。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，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。这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，以简短的文字描绘出复杂的动态，正是我们的古代诗歌的特色。又如《良耜》篇写收获的场面道：

获之挾挾，积之栗栗。其崇如墉，其比如栉，以开

百室。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。

这一节的大意是说：刷刷地收割，多多地堆积。堆得象墙一般高，梳篦一般密。上百的谷仓装满了。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。这里也是以寥寥几句展示巨幅图景，给人深刻的印象。

叙事诗是《大雅》里的突出部分之一。《绵》、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。《生民》歌咏周始祖后稷的灵迹和功德，在那些神话化的叙写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人物的热爱，因为相传他是农业的发明者。

诞寘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；诞寘之平林，会伐平林；  
诞寘之寒冰，鸟覆翼之。鸟乃去矣，后稷呱矣。实  
覃实吁，厥声载路。

这一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。最初得牛羊喂乳，最后得鸟类覆翼，当群鸟飞去的时候，后稷开始啼哭，声满道路。这些叙写，简洁而生动。三千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，简直使人不得不惊异了。本篇写后稷试种瓜、豆、禾麻等庄稼：

艺之荏菽，荏菽旆旆，禾役穟穟，麻麦幪幪，瓜瓞  
唪唪。

写后稷后来种谷的成绩：

实方实苞，实种实蕤，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，实颖  
实栗。

这里有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。此种对于庄稼的郑重的描写，反映古人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。

《公刘》篇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移民，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。关于观测地形、经营宫室、分配田亩、君臣宴饮，以

及水利、军制，甚至锻冶等事都有叙写。

陟则在巘，复降在原。何以舟之？维玉及瑶，鞶琫容刀。

挂着佩刀，上下山原。这就是勤劳的移民领袖公刘的形象。

于时处处，于时庐旅，于时言言，于时语语。

这就是开始得到安居的大众，欢乐笑语的生活图景。

《麟》是写周人在古公亶父率领下，由豳迁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。诗共九章，从迁岐、授田、筑室直到对外族的斗争。

第三章写岐下土地的肥沃道：

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。

连苦菜都长得象糖一样甜，见得水土之美，真是善于形容了。

第五、六章写开始建筑的情形道：

俾立室家。其绳则直，缩版以载。作庙翼翼。捄之陼陼。度之薨薨。筑之登登。削屡冯冯。百堵皆兴。鼉鼓弗胜。

敲起大鼓本是为了鼓励劳动，但是百堵之墙同时并起，盛土、倒土、填土、削土的声音把鼓声都压下去了。读了这一段，那场地上众多的工人和十分起劲的劳动一下子就象在读者眼前出现。这真是有声有色的文字。

此外还有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两篇，记文王、武王的武功。五篇联起来便成为一部周人建国的历史。这都是《大雅》中较早的作品，大约产生于周成王时。这些叙事诗也许是祭祀时颂祖之歌，《生民》篇就有人说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乐辞。上述三篇虽是歌颂祖德，歌颂英雄，却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、人

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劳动热情。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。

西周到夷王、厉王以后，政治腐朽，外患严重。产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讥刺王室的诗，如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抑》、《桑柔》、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等篇（厉、幽两代产品），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也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人民的怨恨。这些诗也是《大雅》里重要的部分。为了方便，在下章和《小雅》里的同类的诗合并起来谈。

### 三

《小雅》里也有不少斥责现实，反映丧乱的诗。这些诗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叶与东周初年，多数为幽王时代产品，和上举《大雅·召旻》等篇或为同时，或相衔接。

西周的盛世并不长，自昭王穆王以下时时感到承嗣为艰。到夷、厉时代，社会危机便充分暴露。厉王是在“民不堪命”的环境中被“国人”所流逐的。宣王号称“中兴”贤王，对外虽然能抵抗异族，对内反而因为剥削过重，加深了危机。幽王以后一蹶不能复振。东迁以后的周室，共主的资格便名存而实亡了。《大雅·桑柔》相传是厉王时代的诗，形容那时危急情形道：

乱生不夷，靡国不泯。民靡有黎，具祸以烬。於乎有哀，国步斯频（濒）。

这是说当时动乱之中人民死丧离散，仅存的人有如焚烧后的余烬，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。《大雅·召旻》相传是幽王时代的诗，形容那时不可收拾的局势道：

旻天疾威，天笃降丧。瘼我饥馑，民卒流亡。我居  
圉卒荒。

这是说在饥馑流亡的同时，四面受敌，边陲尽陷于荒乱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便有些诗人为了追究责任尖锐地指责统治者的昏乱、荒淫、腐朽。《大雅·抑》(厉王时诗)道：

其在于今，兴迷乱于政，颠覆厥德，荒湛于酒。女(汝)  
虽(唯)湛乐从，弗念厥绍。

这是说当时的执政者，倒行逆施，百事俱废，只知饮酒作乐，全不想继承先人的事业。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道：

皇父卿士，番维司徒，家伯维宰，仲允膳夫，聚子内  
史，蹶维趣马，耦维师氏，艳妻煽方处。

这里列举幽王的佞臣七人，是当时的权门。“艳妻”指褒姒。他们内外相结，炙手可热。这都是大胆的揭露。

另外一些诗则指出了社会的不平。《小雅·正月》道：  
哿彼君子，不以其飽。民之无命，天降之殃。  
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！

那些猥陋小人都拥有财产，安乐地生活，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灾变，处于悲惨的境地。这是贫富之间的苦乐不均。《小雅·北山》道：

或燕燕居息。或尽瘁事国。  
或息偃在床。或不已于行。  
或不知叫号。或慘(惄)慘(惄)劬劳。  
或栖迟偃仰。或王事鞅掌。  
或湛乐饮酒。或慘(惄)慘(惄)畏谷。

或出入风议。或靡事不为。

这是写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。从这样尖锐的对比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贵贱的鸿沟，贵者奢逸享乐，贱者被压在劳役重负之下。这篇诗虽说是发个人的牢骚，实在道出了普遍的不平。

《小雅·大东》篇反映了东方诸侯(殷、奄诸族)与周人之间的矛盾。诗中说在西方的周人掠夺之下，“大东小东，杼柚其空”。而东人与西人相比，一切都是不平等的。诗云：

东人之子，职劳不来。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。舟人之子，熊罴是裘。私人之子，百僚是试。

在这样的对比之下，见出东人被剥削、被奴役的地位和劳苦贫困的生活。

这诗后半列举天上星宿有空名无实用，来说明不合理的现象无处不存在，表示上天也不能有助于东人。

维天有汉，监(鉴)亦有光。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睆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有捄(鯀)天毕，载施之行。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。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维南有箕，载翕(歛)其舌。维北有斗，西柄之揭。

这是说：天上的银河照人只有光没有影。织女星织布不能成纹。牵牛星拉车也不成。天毕星张在路上，用得不得其当。簸箕星不能拿来簸糠。斗星也不能拿来舀酒浆。末尾说斗星不但不能舀酒浆，而且它的柄向西方高举着，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它象是授柄给西人向东方挹取似的，也就是说苍天也象是帮助西人对东人进行剥削的。这篇诗意思极为沉痛，想象非

常生动，表现手法也是不平凡的。

## 四

《小雅》里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，小部分是民间歌谣。《国风》里大部分是民间歌谣，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。在本章里我们试从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来分析当时的民歌对于生产和战争的反映。《诗经》里许多民歌的产生时代是不能确定的。《国风》里的诗篇，就其中可以考知时代的部分说，最早的是《豳风·破斧》（周成王时），最晚的是《陈风·株林》（春秋中陈灵公时），其余大多数产生于周室东迁以后。因此文学史家按时代排列《诗经》中各部时总是先《周颂》，次《大雅》，次《小雅》，次《国风》，次《商颂》、《鲁颂》。这自然是大致的排法。对于某些歌谣，我们既不能知道它被记录于何时，更不知道它在口头流传了多久，怎么能把它们归入西周或东周呢？由于这种情形，我们讨论和引用这些民歌时不能象上文那样，完全依照时代的顺序。

诗歌本来起源于劳动。歌谣和劳动的关系向来是密切的。《诗经》里的歌谣不但记录和描写了劳动生活，而且常常借劳动为比兴。如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”（《谷风》），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”（《伐柯》）之类是以劳动为譬喻；“爰采唐矣”（《桑中》），“伐木丁丁”（《伐木》）之类是借劳动来起兴。而《周南·芣苢》则是一首劳动歌曲：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擣之。

这是妇女采集芣苢(车前子)时所唱的歌，全首三章十二句，只更换了六个动词，却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而多的进展。抓紧这诗的节奏，揣摩诗中的情调，设想夏天芣苢结子的时候，山谷里或原野上到处是采芣苢的妇女，到处响着歌声，是怎样的一个光景。方玉润说得好：“读者试平心静气，涵咏其诗，恍听田家妇女，三三五五，于平原旷野，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，余音袅袅，若远若近，忽断忽续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”(《诗经原始》)。简单的言语，简单的韵律，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量，这就是民歌的特征。

正如我们从《芣苢》篇能够感染到劳动中的欢乐，我们从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也能够感染到一番紧张劳动之后休息时的愉快：

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闲兮。行与子还兮！

十亩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。行与子逝兮！

这似乎是采桑结束时，采桑者招呼同伴回家的歌唱。这里有鲜明的景色，浓厚的气氛，也是民歌中的上乘了。

《小雅》里有关农事的诗如《信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大田》等篇

都不是以人民自己的眼光来反映劳动的诗，这里不去说它，单说《豳风·七月》。这篇诗叙述了农家男女全年的辛苦生活，充分反映了被剥削的痛苦。诗中的农民是男为主人耕，女为夫人织，还要为主人打猎、盖房子、做衣服、藏冰、造酒。自己的生活是衣不蔽体，吃的是极粗糙的东西，住的是破屋，而他们的辛酸还不只是冻饿，本诗第二章道：

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

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，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

清代诗人王士禛盛赞这一章除能写出阳春的明丽。但是在这样的和风暖日之下，那些青年女子的心却是悲凉的，她们不但劳苦穷困，而且随时有被主人霸占蹂躏的危险。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在这篇诗里是深刻地描写出来了。

《国风》里还有一些民歌不但反映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，而且也反映了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。例如《魏风·伐檀》：

坎坎伐檀兮，寃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漪。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（缠）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（悬）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

设想河边上一群伐木的劳动者，对于不劳而食的“君子”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作这样的冷嘲热骂，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岂不是很尖锐吗？那个“胡取禾三百廛兮”的质问提出来是了不起的，这充分表现人民对于现实的清醒的理解。“不稼不穑”而“素餐”的剥削越加重，农民的反抗便更强烈。《魏风·硕鼠》道：
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（汝），莫我肯顾。逝（誓）将去女（汝）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